

苍老的聪明

丁国强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苍老的聪明

丁国强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苍老的聪明/丁国强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5. 1
ISBN 7-222-04325-X

I. 苍... II. 丁...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42285 号

责任编辑: 周 非

装帧设计: 西 里 胡元青

责任印制: 刘伟能

书 名	苍老的聪明
作 者	丁国强 著
出 版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ynm.peoplespace.net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	787 × 960 1/16
印 张	19
字 数	250 千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5000
排 版	云南里程制版印务有限公司
印 刷	云南国防印刷厂
书 号	ISBN 7-222-04325-X
定 价	31.00 元

尊敬的读者: 若你购买的我社图书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发行部电话: (0871) 4194864 4191604 4107628 (邮购)

序

李新宇

丁国强从青岛寄来他即将出版的新书嘱我作序，面对他的新作，我首先感到惊奇的是他那广泛的阅读。因为我知道，一些读者也知道，丁国强的工作环境并不非常适宜于读书和写作。他是一个公务员，需要按时上下班，八小时之内必须务他的“正业”。他的读书和写作都是真正业余的。然而，丁国强的文章涉及那么多的作家和学者，涉及那么多的新书，于是，我们通过他的文章，可以了解思想、文化、出版界的许多新现象。而且，面对这些现象，他都以自己的言论积极介入。他评论史铁生、张炜、李锐，也批评余秋雨、刘亮程、余杰，批评文坛对卫慧、棉棉以至韩寒的炒作。他关心的事情很多，从文学到学术，从现实到历史，对顾准、遇罗克等有自己的认识，对摩罗、筱敏、刘烨园等优秀的散文作家也有自己的看法。他仍然不畏权威的庞大，敢于直言批评李泽厚《世纪新梦》是可疑的“新梦”，表达的是“暧昧的情绪”。他看到了文坛的一些问题，比如“泛化的行为艺术”，比如掩盖现实，看到了就要批评。他的笔指向当下中国文化界的各种弊病，这使他成了真正的批评家。

毫无疑问，丁国强的文字是激情文字，富于激情，带有青春的朝气。在我们这个时代，这一切都因为稀有而显得珍贵。人们已经都很成熟，就连孩子们也都变得少年老成。然而，生活似乎没有磨掉丁国强的锐气。他仍然滔滔不绝，直接发表他的看法。他对一些东西的把握也许并不太准，对一些现象背后的内容也许看得并不太清，但是，他依靠他的良知和正义感，以及这一切给予他的激情，

苍老的聪明

总是在不断地抨击着丑恶现象，追求着自己的理想。他的文字是有血性的文字，不是那种死气沉沉的文字。他还没有学会隐藏自己，没有学会顾左右而言他。

大概由于专业基础所致吧，丁国强的文字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属于文学批评。他的批评可谓一针见血。他说：“我们每天都在花言巧语，喋喋不休，目的不过是为了掩盖现实。”他看到“为了迎合大众的商业口味，摧毁沉重的现实成为文学的一大功能。”“佯狂、装疯卖傻毕竟是中国精神史上的特例，更多的士人还是努力寻求超脱，用所谓的审美自由来安慰自己，将极端性的精神危机转化为一种价值虚无。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大功夫就是教会你如何不知不觉地消除与现实的对立，如何化解自己心中那种不妥协的想法。”他还说：“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强调日常生活和‘平常心’的重要。在英雄时代的尘埃早已飘散得干干净净的今天，这些自我标榜平常的人实则是心理极不平衡的一群人。告别豪迈的口号，他们很快便学会了用另外一种方式表达谎言。”应该承认，这些见解都是深刻的，表达也相当到位，一下子就抓住了许多问题的病根。

当然，面对他的书稿，我也有某种不满足感：他关注的对象很广泛，但有些东西可能不值得浪费宝贵的时间和精力；他广泛地获取新知，但对相互矛盾和冲突的因素可能还有待剔除或整合。因此，我希望丁国强做两件事：一、系统整理自己的思想；二、认真清理当下中国思想地形图。在此基础上更清楚地为自己定位，然后继续前行。更大的成功是我所期待的。



目录

第一辑 阅读与回忆

- 学人苦魂 / 3
- 一个人的政治 / 6
- 不发议论的老舍先生 / 9
- 周作人的读书情趣 / 11
- 文学态度与功利诉求 / 14
- 坑灰未冷心犹热 / 17
- 自由而真实的文本 / 19
- 都市漫游者 / 24
- 在苦难与理想之间 / 27
- 沉默与疼痛 / 30
- 革命的“诗意” / 33
- 我们的精神处境 / 35
- 在逻辑的碎片之间 / 37
- 矫情时代里的忧郁眼神 / 39
- 那深刻的孤独 / 41
- 苦难美学与精神旷野 / 45
- 学术人格与文化精神 / 49
- 无赖的境界 / 52
- 张伟的精神洁癖 / 55
- 牵强附会的笑 / 57
- 伪造生活 / 59
- 一种刻薄文字 / 62

目
录

- 穿行在诗歌的岛屿和激流 / 67
- 诗人是心灵的影子 / 71
- 生长着的诗人 / 74
- 个人诗歌革命的道路 / 77
- 一个人愿意为爱情而死,有什么不好? / 80
- 退化的文本 / 82
- 刺疼千年的麻木 / 86
- 在灵魂之外拷问灵魂 / 90
- 心灵内部的性格词典 / 93
- 乡村的脸与皱纹 / 97
- 女人一旦觉醒为女人 / 100
- 追寻与抗拒 / 103
- 作家残雪的精神难友 / 106
- 现在活着 / 109
- 倔强的独语者 / 111
- 一个作家的幸福 / 114
- “他是一个很会爱的人” / 116
- 王小波的读书态度 / 119
- 一种有意义的徒劳 / 121
- 慢是一种价值立场 / 124
- 当平庸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风尚 / 127
- 余秋雨的“法律贡献” / 130
- 余秋雨的诉讼心态 / 132
- 并不平和的记忆 / 134





S 第三辑 思想与追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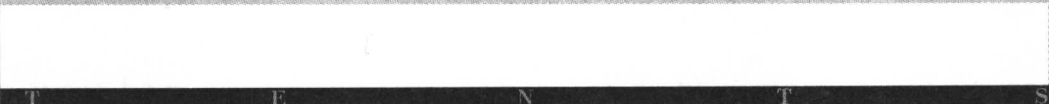
- 焦虑与危机 / 139
- 文学的“镜式本质” / 144
- 从无聊走向无聊 / 147
- 自我空间的寻觅与回味 / 149
- 美丽的谎言 / 152
- 把光照到黑暗的地方 / 155
- 电影如何介入大众的沉沦 / 159
- 漂泊在梦想边缘 / 162
- 天才与疯子 / 166
- 伟大的成功与深刻的失败 / 169
- 到灯塔去 / 172
- 何处是心安 / 175
- 一种尴尬的真实 / 178
- 苟活也是一种罪过 / 181
- 没有终结的痛苦 / 183
- 为了思想而生活的人 / 186
- 苦守边缘的写作 / 189
- 那个受苦的世界 / 191
- 困境中的内疚者 / 194
- 茶杯中的风暴 / 197

第四辑 审视与凝望

目录

- 发胖的黑暗 / 203
- 深刻的旅人 / 207
- 站在边缘的流亡者 / 211
- 到哪里去寻找借口 / 215
- 卑微的风景 / 218
- 瓦尔登湖与梭罗神话 / 221
- 生活下去 / 224
- 思想与蒙难 / 227
- 实用主义是谎言 / 230
- “谁也不为”的写作 / 232
- 风中的沙粒 / 235
- 列·托尔斯泰一生的最后一年 / 238
- 对未来该如何说明 / 241
- 死亡的个性 / 243
- 逃往音乐 / 246
- 真诚或者欺骗 / 249
- 霍达谢维奇的三脚架 / 253
- 记住这个声音 / 256
- 思想者的孤独与爱 / 259
- 书原来是可以这样读的 / 263
- 告别集体阅读 / 266
- 为自己辩护 / 269
- 包公崇拜与法律信仰 / 272
- 精致的谎言和司法技术 / 277





解读“正义” / 280

乡村语境里的三个学者 / 285

农民啊,农民 / 289

农民是最容易满足的 / 292



第一辑
阅读与回忆



学人苦魂

学者生涯无非是静心读书研究而已，但是，社会动乱和政治风雨打破了书斋的宁静，从而使学术人生充满了沧桑和艰辛。葛剑雄的《禹贡传人——谭其骧传》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追寻学术大师心路历程的契机。谭其骧是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是大师级的人物。在历史劫难面前，传统知识分子以各自的方式展示着自己的书生本色，如陈寅恪、顾准、沈从文等等。在《海瑞罢官》等批判运动中，性格耿直的谭其骧自然留下了供人批判的“罪证”，后来又因奉命为毛泽东注释古文而得以“体制内生存”，但是，这仍然无法消钝其不合时宜的一面。他的内心充满了痛苦。在学术自由成为一种奢侈品的情境下，执著于学术本身就是一种反抗，一种叛逆。陈寅恪曾言：“吾侪所学关天意，并世相知妒道真。”学术注定是一项孤独的事业，它要求治学者自觉地排斥主导社会的种种声音，用漫游者的从容和潇洒回到本原的智慧和精神境界中去。没有这样一种信仰生活做支撑，所谓的学问就只不过是一种包装，一种装饰而已。

“十八而志于学，从今而后，矢志不移”的谭其骧，在盛极而衰的家道中，选择了求学之路，义无反顾地走了下去。他较好地继承了恩师顾颉刚、邓之诚博闻强识、文史兼通的学术品格。对于智者而言，知识的边界是不存在的。按照工具理性来操作的学问注定是不纯粹的。在燕京大学研究生院成绩“应列第一”（顾颉刚语）

苍老的聪明

的谭其骧在学生时代就表现出了对现实功利的强烈排斥。他没有按照燕京大学和哈佛大学的约定去领取一张含金量不低的硕士学位证书，而且从来没用过这个头衔。这种超凡脱俗的举动在今天这个证书泛滥、学位贬值的时代，是不可想象的。拒绝把知识转化为一种权力，拒绝把学问当成标签和虚名，这正是真学者大异于学术市侩之处。谭其骧在《禹贡》的发刊词中写道：“我们一不偷懒，二不取巧务名……我们一方面要恢复清代学者治《禹贡》、《汉志》、《水经》等书的刻苦耐劳而谨严的精神，一方面要利用今日更进步的方法——科学的方法，以求博得更广大的效果。”正是由于发扬了苦学传统和科学方法，谭其骧打下了极为厚实的学问功底。谭其骧那一代学人何以大师辈出？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站在新与旧的焊接点上，既保持了人文传统中素朴坚韧的一面，又吸收了广阔的世界眼光和理性气质。所谓“世道愈乱，贤士愈积”，就是指“乱”带来了重新建构的空间和机会。旧的苦学精神加上新的治学方法使得自由创造成为可能。

从抗战时期流亡后方，到参加土改，从思想改造到肃反运动，再到“文革”，正常的学术生活遭到了严重破坏。谭其骧对种种运动充满了困惑。在西叶村搞土改的时候，他不明白：为什么贫雇农更加痛恨的不是地主而是那些“二流子”、“顽干”？地主的罪行明明不够死罪，为什么非让群众要求加以镇压？“三反”之后的思想改造，跳黄浦江自杀未遂的刘大杰作出的检查是《清算我的投机思想》，谭其骧被定为“个人主义的带有封建性的纯学术思想”，则更加让人弄不明白。反胡风运动时期，让谭其骧无法想到的是，写匿名信揭发所谓“三人小集团”的竟是自己的妻子。到“文革”时期，在劫难逃的谭其骧的困惑自然也是史无前例的。一次次思想汇报、认罪忏悔，一次次上纲上线的批判，将知识分子变成了战战兢兢的政治动物，正常的学术生态遭到重创，杂草丛生。幸亏有编绘

“杨图”、为毛泽东注释“大字本”这样的政治任务，才使谭其骧得以继续操练学术，虽然这种操练是强制性的，体现的是荒谬的政治意图，但是，比起身陷囹圄的顾准来说，无疑是幸运的。当然，人所承受的苦难、所面对的命运具有绝对的不可比性，那些“感谢苦难”的浮辞不过是局外人的矫情而已。

一个人的政治

读钱穆的书，我们的心会变得沉静许多，这不仅是因为钱穆先生反复强调要平心客观地检讨中国文化，更重要的是，钱穆的目光有一种穿透力，能够拨去浮在历史表层的尘埃和伪饰。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钱穆更关心的是传统政治的根蒂，而对名目繁多的口号、制度和革命抱以审慎的态度。他说：“辛亥前后，人人言变法，人人言革命，太重视了制度，好像只要建立制度，一切人事自会随制度而转变。”类似的话，鲁迅先生也说了许多，割掉了辫子，一切还照旧，“这人肉的筵席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社会变革无法连根拔掉，全部从头再来，但是，如果忽视了根子上的改造，戴上个面具便跟着别人一路跑去，最终会走上迷失之路。

在钱穆看来，读史，不是单纯的审美享受，也是经验和智慧的盘点。中国历史首先是一部政治权力的分配史。没有强烈的攫取权力的欲望，历史就会萎缩。正是在乱石穿空、惊涛拍岸、樯櫓灰飞烟灭的历史大潮中，英雄才会光彩四溢。一些历史学家把中国历史简化为一兴一亡、一治一乱的历史，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殊不知，中国人在皇权的维护和修复上面，穷尽了智慧。钱穆认为皇帝专制并不是历史事实，皇权与相权之间的关系无比微妙。传统中国的政治框架是家国同构，秦汉统一把贵族公侯纳入郡县管理，化家为国，皇帝是家长，宰相是管家。皇帝是权力的象征，而宰相却

是权力的实际操作者。

传统中国的政府是士人政府，崇尚文治，宰相大都是读书人出身，历经各种考试，饱览史书，装了一肚子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而皇帝大都是不读书的流氓。读书人在皇宫里的斗争中很难占据优势，汉武帝临死派霍光做大司马大将军辅政，结果锐化了朝廷与皇宫之间的冲突。本来汉武帝是为后代小皇帝着想，是控制权力的一种方式，却造成了内廷权重，外朝权轻的局面，从而失去了用制度来限制皇权的可能。所以，只能把国家的兴盛寄希望于明君的出现。中国历史上出过几个好皇帝，带来的只是人事好，却无法构建一个好的制度。没有管束皇帝的制度，这是中国传统政治的最大弊端。皇帝代表着最大的合理性，不容置疑，无须商量。一个人说了算的政治其实是最不经济的政治，一个人的错误要搭上多少条人命，需要多少代人的努力来弥补。

钱穆通过对历代制度的分析，批驳了中国自秦以下两千年政治都是一样的观点。无论是监察制度、选举制度，还是经济制度、兵役制度，几乎每个朝代要换一套，可是，这些修修补补并不能根除专制政治的弊端。中国传统政治是一种贤人政治，通过严格考选而出人头地的书生也曾经做出向清明政治迈进的努力。可惜，其力量实在是过于微弱，终究无法产生根本性的作用。封建社会的制度几乎都是对皇帝有利的。所以，中国从来都不会像英国那样把皇帝送上断头台。钱穆试图证明中国传统政治“本不全由皇帝专制，也不能说中国人绝无法制观念”。钱穆运用许多历史细节来论证这一点。我们相信，中国传统社会的许多政治制度给社会 and 人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空间，否则，它就不会延续那么长时间了。但是，制度虽然留有缝隙，却鲜有人在其中游刃有余。人们已经习惯了僵硬的设置，制度虽然有活口，人心却是死的。诚如鲁迅先生所说：“我们自己是早已布置妥帖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